

昨  
非  
庵  
日  
纂

題詞

士稽古服官而更出其  
餘以涵濡其有獲而末  
之倦非具大過人之蘊

者不能也而君子於是  
觀所暨焉暇則裕裕則  
不匱蓋洞觀古今上下  
之故而鎔綜其間一旦

履之若素出之若馭輕  
然固先天下而立其大  
矣鄭子漢奉之有昨非  
菴日纂也在司度支時

度支天下之衝漢奉茹  
葉飲冰更留心大計幾  
幾乎泉行地上矣此在  
他人將日不暇給而漢

奉乃能研朱濡墨以著  
述傳微言析天人顯言  
亦叅伍於政事之大如  
儉歲之穀襦灼然可以

衣食而更寓言於昨非  
之名也思深哉天下之  
真是非未有不準於學  
者也蒙莊之言是非似

幻而堅白，異同之祖不  
外幾希，下此而伯玉之  
覺元亮之悔，皆潛心於  
理道之深而淵乎，其有



以自持也漢奉今縮二  
千石綬治大郡出其餘  
以涵濡其有獲將是編  
爲權輿矣而所謂觀所

暨以展其暇裕之蘊者  
正日新月異而無有窮  
殫則轉昨非之名爲今  
是也又誰曰不宜哉

乙亥季夏友人芝岳

何如寵題



昨非菴日纂二集序

今天下苦兵革之役勢亦  
漸以困矣士抱救時之慮  
者每慷慨而論以爲必得  
弘毅博洽之士起而任焉

庶幾內安而外攘爾予嘗  
心儀其人於朝野交游之  
間久之得鄭君漢奉漢奉  
之視事南儲也以清慎聞  
而其才宏氣靜雖處簿書

囂雜之中日手一編攻苦  
如諸生此昨非菴日纂二  
集所繇成也刻成予流覽  
再四而歎漢奉之志蓋欲  
使今天下之人皆優游於

道德上企黃虞三代之風  
斯所謂君子長者之心也  
夫士在諸生時博稽閱覽  
多所不暇及旣成進士精  
力務於所職能復汲汲於

學問者蓋亦鮮矣又或讀其書矣而未能達其用使仕與學竟殊塗者比比哉今漢奉仕則著其清節學則偏乎羣書凡古今之嘉



言懿行可爲則倣者旣畢  
擇焉而裨官野史及二氏  
之笈有足備勸戒資性命  
者亦罔有遺逸雖卷帙不  
繁而出世用世之需已皆

具矣漢奉之學誠不可及  
哉以今天下苦多事而東  
南民力困竭滋甚比者執  
政大臣有知漢奉者請以  
爲嘉禾守予聞嘉禾壤腴

而俗侈邇年虞芮之訟質  
成無期今漢奉往矣儻東  
南隱憂不動聲色而消弭  
之天下益以徵漢奉之學  
之可大用徐起而圖安攘

之烈予日夜望之矣則斯  
纂也益其左券云

漳馬鳴起撰

序言

鄭漢奉昨非菴前纂余  
既序之行世茲踵前加  
廣焉余欲言之其無以

異於前之說昭矣雖然  
余周覽之其迪吉之志  
何其堅且密也方漢奉  
在南庾料量出入無寧

時繼拜

命出守積案稠疊不可爲

刪能於敬勤職事之中

標舉劄記使天下後世

知人心之準風尚之歸  
德行攸宜經綸所式是  
漢奉敬勤一人之職事

固將



君父臨之神明遯之而敬

勤天下後世之職事亦

將

君父臨之神明遯之也是

故美其廸世之心堅且  
密也方今海內少寧綠  
林赤犢之徒充斥郊輒  
原厥所因循政鮮舉故

得一良牧有加勝師十  
萬余觀漢奉於當官福  
德孳亶不休以斯知其  
所盡心也以斯知其力

求安治無窮也夫將以  
其堅且密者盡徵諸實  
事世難其何以不除與  
漢奉勉乎哉

鹿城友生顧錫疇題

叙

照歲仲冬赴官下聞謗者  
曰民部鄭鴻達氏其提履  
其政術令人中之古人也余  
亟往謁焉退而攷其行事

歎曰誠然哉其天資之道耶  
抑學問使然歟既獲讀其  
日纂一編鑑注昭來揚芳表  
儀志又作而歎曰此乃鴻達氏  
之所為古人者也問隸鞞何

年則皆自其日度繁繁日  
霜雪矣以壯糠眯目而退  
自之暇丹黃擊然以去奉  
新輪典名郡行李而還矣  
續編又成於後名鴻達氏



之用志勤而會心遠此士節  
豈受書日與聖賢對面豈  
第不供腹笥資後柄龜  
有子總子孫臧懸三身  
上  
辨哉澡性畜德善在

儻人先後一揆顯晦一致故  
易後前言往行書戎殷  
鑒不遠韓太傅之說詩也  
曰明鏡所以照形也性古所  
以知今也而唐文皇帝亦謂以

人為鏡可鑒得失春秋之  
義事可以昭監之戒者當世  
引為典章則是上下千百  
年共夫昭代目前之人之  
事皆証備一大龜鏡也而

俊博自命者縱心荒謬後  
子則恠論理已鍊學人分  
馳又惠以理為理以事為  
事，不準法理猶撒錢  
無貫而理不儼諸子孱

如說自終未得飽余又嘗  
稽纂錄之舉昉於新序  
說苑所未見分類也區分  
部目至世說廣記盛矣要  
不免清言譎瑣物以類聚

趙善璉氏之自誓編恆置  
案頭以為庶幾事理雜陳  
為寶可味而惜也一代止  
耳孰如此編世不誣久迄仍  
於禪事不冷壽平期

於可利如問之經之路曰若  
去險道多者康莊如指已  
祛、才曰若者移寒多其  
滌執既非若迷異揆神  
年闕理道而又豈必臯比

鐘堂橫徑玩理迂而不動  
於用哉然味君大指所摩  
切者尤在富貴一塗夫窮  
甚多敗義王便駟日致之  
人典席蔭子弟均當提



醒故新息勳禁已盡屬  
之喻僧虔鼎甚已茂松  
之嘆有味乎甘言之美抑

我

高皇嘗集省躬錄戎諸

臣昭鑒錄戒宗藩

感祖以孝順事實為善陰  
隲勸吏民

率帝以正鑒夙有位琬  
瑛輝煇光於日月然非

言之難行之難君能見諸  
事又能廣其言亦可謂弘

聞

子聖之德素而贊

今天子好問好察之其心

矣記云多鄉有先正若  
鄉於宗得二鄭焉漁仲以  
閱博負經綸亦公以清貞  
陳得失君真其苗裔耶  
將守郡而樹藩建牙

則是編之見於行也為益  
遠請以余言壽之

乙亥六月朔吳璆友弟侯  
峒曾題於白下之梅松堂

日纂引言

噫此鄭使君說苑也  
初不識使君識之於  
吏自盟五六則蓋闕然

自課之言與翹然嚆矢  
者有間矣曰語同列劉  
驗部驗部曰論萬乎何  
許余曰盍俟之以券吾

言維時余部中稱衡鑒  
家驗部南太宰陰以乙  
亥計相屬故益竭耳目  
觀聽諸賢不少休不若



麒麟稍暇即捷兩扉躬

寤也驗部乃輿而訪之

寸五里外已復庭得其

理康狀與所盟合若券

歸而謂余曰子之言也  
信時麒麟即竊，然顧得  
奉以君哉，未顧格於資  
弗敢輕也，無幾何選部

竟以公上請君戒禾矣  
臨發之際使君出其篋  
中所存日暮付之梓示  
不佞麒麟序夫使君公餘

暇固不廢編摩若斯哉  
其所紀如干卷或拾訓  
言或標行事或類名物  
或辨經濟或理情性或

吐膈臆大率要歸於例  
仁讓義務本節用夫居  
深而挹注者予性善動  
而關存者予事提性遺

事索月誌指故廣厲學  
官紀載所述不廢說部  
以志數也今使君既已  
所纂者力行無斲爰挾

以訓治我禾矣豕禾雖  
小固忠孝之區而文獻  
之藪習於使君之書而  
觀廟其行事則例仁讓

義敦本節用之良必有  
油然而動於中者矣例仁  
讓義敦本節用之良既  
油然而動於中則六逆不



在都鄙而三空不在郊  
遂菁枝之士塞途哀甫  
之聲噴耳寧屑二數五  
鳳神爵間治效哉麒以

原盟測使君既驗訣  
粟也寧難以日纂測治  
采用敢僭記於錦衣官  
署

且月上宰治生徐石

麒麟手

昨非菴日纂二集宦澤卷之一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徐武功入翰林不屑詩文凡軍旅行役水利之類無不講求或曰公職在文字事此何爲公曰此孰非儒者事使朝廷有事用我雖欲學無及矣

魏冀州刺史源賀上言今北虜遊魂南寇負險疆場實須防戍除大逆殺人外餘贓盜及過

誤應死者皆宥之。謫使守邊。則已斷之。體得受更生。徭役之家暨蒙休息。魏主從之。久之。謂羣臣曰。吾用賀言。歲活不少。增兵亦多人。如賀。朕何憂哉。會人告賀謀反。魏主曰。賀竭誠事國。朕爲卿等保之。訊驗果誣。乃誅告者。因謂左右曰。以賀忠誠。長者猶不免誣謗。人言其足信哉。

唐樂部焦德從幸禁苑。上指花竹草木以詢其

名德曰皆芭蕉也。上詰之。對曰：花竹皆取四方道里跋涉。巴至上林已焦矣。上笑而止之。司馬溫公來京師，都人競觀。卽以相公目之。左右擁塞馬，至不能行。及謁時相於私第，市人登樹騎屋窺之。曰：願一識司馬相公。至屋瓦爲碎。樹枝爲折。薨之日，京民罷市，往弔鬻衣。致奠。巷哭者以萬數。民畫其像，飲食祝焉。四方皆遣人購畫。京師畫工有致富者。蔡京南

遷道中市飲食之類知爲京皆不肯售至於  
詬罵無度吏卒驅之不息居官賢不肖人心  
德怨一至於此誰謂夫婦愚可逆施乎

嘉熙間峒丁反黃安宰黃炳鳩兵守備一日五  
更報寇至卽遣兵迎敵皆日空腹炳曰第速  
行飯卽至矣乃率吏役携竹籬木桶沿市門  
日知縣買飯時人家晨炊方熟皆有熱飯熱  
水厚鬻以往士皆飽餐一戰破寇

宋仁宗李宸妃所生。劉太后取爲己子。無敢言者。帝雖長。不知也。妃薨。后欲葬以宮人禮。呂夷簡奏宜從厚。后怒曰。欲離吾母子耶。夷簡曰。太后尚念劉氏。則喪禮斷宜從厚。后悟。殯以一品禮。夷簡又曰。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莫謂夷簡今日不言也。太后許之。至太后崩。人言帝乃宸妃所生。死以非命。帝號慟。易梓宮。親啓視之。妃以水銀故。顏色如生。冠。



服如皇后嘆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宋王博文爲政平恕。常語諸子曰。吾平生決罪。至流刑未嘗不陰擇善水土處。汝曹志之。

辛公義爲岷州刺史。岷俗畏疫。一人病。闔家避之。病者多死。公義命皆輿置廳事。暑月廳廊皆滿。公義設榻晝夜處其間。以秩祿具醫藥。身自省問病者。旣愈乃召其親戚諭之曰。死生有命。若能相染。吾死久矣。皆慚謝而去。後

遷并州下車先至獄中露坐驗問十餘日間  
決遣咸盡還領新訟事皆立決有須禁者公  
義卽宿廳事曰吾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  
在獄而安寢於家乎後有訟者父老曉之曰  
小事何忍勤勞使君多兩讓而止

爲吏忌作俑古有以土物獻貢貽地方無窮之  
害者交趾貢生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晝  
夜奔騰有毒蛇猛獸之害唐羗上書言狀和

帝止之。我朝常熟知縣郭南上虞人。虞山出軟粟。民有獻者。南亟命去其種。云異日恐爲常熟害。其爲民遠慮如此。

隋高頴僕射。每以盤盛粉。置臥側。思得一公事。輒書其上。至明錄以入朝行之。

唐裴耀卿勤政。夜看牘。晝決訟。養一雀。每初更有聲。至五更則急鳴。耀卿呼爲知更雀。廳前一大桐樹。曉則羣鳥翔集。以此爲出廳之候。

蘇良嗣高宗時爲荊州長史帝遣宦者採怪竹  
江南蔣上苑所過縱暴至荆良嗣囚之上書  
言狀帝詔慰獎取竹棄之武后時遷文昌左  
相遇薛懷義於朝懷義恃勢偃蹇不爲禮良  
嗣怒叱左右批其頰曳去武后聞之戒曰第  
向北門出入彼南衙宰相往來毋犯他

水縣典史曾泉以御史謫任蒞事勤能勸學興  
禮督農事稽女工尤恤貧窘無牛具者貸與

耕種無木綿者借輿紡績時歷鄉村察其勤  
惰又率民墾荒田以收穀麥樹材木以備營  
造通商賈以納逋稅官有儲積民無科擾又  
以其羨餘造船以備僭運置棺槨以助死喪  
歷任三年家給人足然考其所以治民者不  
過用民力因地利以阜財厚生而已

司馬光勤親庶政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引  
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爲戒光曰生死命也爲

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皆朝廷天下事

第五倫守會稽妻自炊爨臨發老幼攀車號曰捨我何之廉范守蜀除火禁百姓便之曰來時我單衣去時重五袴張霸守會稽舉賢興學四野皆書聲民語曰城上烏鳴哺父母府中諸吏皆孝友邵擘知廣州鑿河通舟颺不爲害陳世卿代之奏免廣南口鹽廣人歌曰

邵父陳母除我二苦羅衡爲萬年令路不拾遺人家牛馬皆繫道邊曰此屬羅公者閩憲爲綿竹令夜行有得遺布錦者求其主還之曰縣有明君何敢負化田元均治成都有懦弱不能伸冤者必委曲盡其情蜀人謂之照天燭吳越僮鎮永嘉政化翔洽後移姑蘇溫人有携家從者謂之隨使戶噫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陽城爲道州刺史。州產侏儒。歲貢諸朝。城哀其  
生。離無所。進帝使求之。城奏曰。州民盡短。若  
以貢。不知何者。可供自是罷。州人感之。以陽  
名子。

德宗令王叔文直東宮。太子欲言宮市之弊。人  
皆贊美。叔文獨無言。有間進曰。太子視膳。問  
安外。不合預他事。如小人離間。謂殿下收取  
人心。安能自解。太子悚然曰。無先生安聞此。



言。

居官無過廉勤廉分內事也。物交勢逼浸不自由。素貧賤有妻子啼號之撓。素富貴有口體參養之需。喜聲譽則飾厨傳以娛賓。務結託則厚苞苴以通好。甚則男婚女嫁囊帛櫃金。皆此是資。雖欲廉得乎。故要莫如崇儉。淮民之時無異處家之時。用官之財不帝用已之財。斯可矣。勤職當然也。聰明有限。事機無窮。

竭一精神以防衆奸慝已非易事而耽延街  
杯恣情漁色賦詩品奕遂致獄訟經年是非  
易位詞訴愈多事機愈夥方虞息肩之無期  
幸吏牘已備俛首涉筆終歸苟道而已故要  
莫若清心鷄鳴聽政家務盡屏勿以酒色自  
困勿以荒樂自戕某事當決某牒當報某賦  
當辦某繫當釋時時察之汲汲行之毋謂姑  
俟來日則事無不理而此心亦寧矣

韋景駿爲肥縣令。縣界漳水。連年泛溢。景駿審其地勢。增築隄防。遂無水患。後遷趙州長史。路經肥鄉。人吏驚喜。競來餽餞。留連彌日。有童幼數人。年甫十歲。亦在其中。景駿謂之曰。計吾北去。此時汝輩未生。旣無舊恩。何慙慙之甚也。咸對曰。比聞長宿傳說。縣中廨宇學堂。館舍堤橋。竝是明公遺跡。將謂古人不意得瞻覩。不覺欣戀倍於常也。

馬胤孫爲相。無所建。豎時號三。不開入朝。不開  
印行事。見客不開。口議論歸宅。不開門接見。  
王珪爲相。諛順取容。時號爲三。旨相公上殿。  
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稟。  
事者云。已得聖旨。噫。蘇味道以糶稜。詒譏於  
朝。端李愚以粥飯。僧取輕於愍帝。居相位者。  
寒蟬之譏。維鵜之誚。其可一刻去懷乎。

兗州舊多劫盜。及李崇爲刺史。乃村置一樓樓。

懸一鼓盜發之處。雙槌亂擊。四面諸村聞鼓。皆守要路。俄頃之間。聲布百里。其中險要悉一有伏人。盜竊始發。便爾擒送。由是盜絕。

宋真宗遣使持手詔。欲以劉氏爲貴妃。李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

漢時有男子詣闕。自謂衛太子。詔百官識視。俱莫敢言。聚觀者數萬。雋不疑後到。叱吏縛收。

或曰是非未定不疑曰昔蒯賁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卽死此罪人也遂送詔獄上與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當用讀書人後廷尉驗治乃貌似太子冀誑得富貴者要斬之

馬人望爲度支判官會簡括戶口人望未兩旬而畢同知蕭保先怪問之望曰民產若括取無遺他日必長厚歛之弊大率十得六七足

日錄卷一  
矣保先謝曰公慮遠吾不及也

蓋苗爲濟寧判官會歲饑白郡府郡府遣苗身  
至戶部躬請戶部難之苗伏中書堂下出糲  
餅以示曰濟寧民率食此况不得此者尤多  
豈可坐視不救因泣下時宰大悟凡被災者  
咸獲賑焉

國朝平樂太守周祈因給餉稍遲官軍遽殺人  
行劫上欲重處祈中文定疏曰餉遲誠有

罪。但。官。軍。應。訴。府。司。設。處。豈。可。行。叛。蓋。此。輩。皆。烏。合。適。聞。廣。東。餉。厚。遂。欲。叛。歸。而。以。稽。餉。爲。名。耳。若。重。處。太。守。則。軍。士。謂。上。官。在。其。掌。握。稍。不。如。意。動。輒。噪。呼。天。下。自。此。多。事。矣。且。九。邊。軍。數。十。萬。餉。支。遲。速。不。等。此。聲。一。傳。各。邊。效。尤。督。撫。務。姑。息。以。幸。無。事。如。唐。末。之。將。帥。畏。偏。裨。偏。裨。畏。士。卒。豈。不。深。可。慮。哉。

王克敬爲江浙行省有松江一大姓歲漕米萬



石獻京師。其人既死。子孫貧且行乞。有司仍歲徵弗足。則雜置松江田賦中。令民包納。克敬曰。匹夫妄獻米微名爵。以榮一身。今身死家破。不可使一郡均受其害。國家寧乏此耶。具奏免之。

宋太宗謂宰臣曰。朕何如唐太宗。衆皆曰。陛下堯舜。何太宗可比。李文正獨無言。徐誦白樂天詩曰。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

太宗曰朕不如也。

裴諝爲河東鹽鐵使時關輔旱儉諝入計召至  
便殿問權酤之利歲出納幾何諝久不對帝  
復問諝曰臣有所思帝問何思諝曰臣自河  
東來涉三百里而農人愁嘆穀菽未種誠謂  
陛下軫念元元先訪疾苦而乃責臣以利故  
未卽對帝曰微公言朕不聞此。

真宗將立明肅后令丁謂諭旨於楊大年令作

冊文下云此段不憂不富貴大年荅曰如此  
富貴亦不願得

陳東權州事因斷流罪命黥其面曰特刺配某  
州牢城黥畢幕中相與白曰凡言特者罪不  
至是而出於朝廷一時之旨非有司所得行  
東大恐卽改特刺字爲準條字再黥之後有  
薦東之才於兩府者石叅政聞而咲曰得非  
人面上起草者乎

詞訟到官。類是增撰。被毆曰殺。爭財曰劫。入家  
謂行竊。侵界謂發屍。一人訴詞。必牽引其父  
子兄弟。甚至無涉之家。偶有宿憾。亦輒扯入。  
意謂未辨是非。且得追呼一擾。耗其錢物。辱  
其婦女於憤洩耳。則反坐之法。宜嚴。果涉虛  
妄。斷以其罪罪之。庶衆知儆而無飾辭乎。鄉  
民視縣官如神明。一至公門。吏卒禁呵。答朴  
交錯。已不勝魂消氣沮。固有畏懼刑繫。覬欲

早出而妄自誣伏者有。吏務速了強加拷訊。逼令招認者有。長官自恃已見妄行臆度。吏輩承順旨意不容不以為然者。嗚呼！一人坐獄闔戶竝啼一罪爰成。妻孥典鬻爰書數語。其得潦草從事乎。欲通下情莫若大啓門庭。屏去吏卒躬呼凡席之前。康色詰問以盡所欲言。有壅不得達者則懸鑼門外俾自扣控。使無不盡之隱。其有微隱難明者必訪於衢。

謀於邑。輾轉於寤寐。卽鬼神亦將來告矣。然更有法焉。訟期宜少。宜緩。蓋彼有一時忿激。便欲投詞。需日稍久。怒解事定。必有和勸而不復來者。此亦聽訟之第一義也。

前輩盡心職事。仁廟朝有爲京西轉運使者。一日見監竈官。問日所燒柴凡幾。竈曰十八九。竈曰吾所見者十一。竈何也。竈官愕然。蓋轉運使者晨起。望竈中所出烟。幾道知之。其盡

心如此。

明道中江淮薦饑。王隨爲安撫使。素無才術。不能設策以活流殍。但令人負糶以散。丐者每出則前後擁塞。趨導者不能呵隨沾沾於間。示恩識者嗤之。

唐李曾爲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并州丁零數爲山東害。知曾能得百姓死力。不敢入境。賊於常山界得一死鹿。賊長懼謂趙郡地也。責令

送鹿故處郡爲謠曰詐作趙郡鹿督勝常山  
粟

西蜀有兄弟訟財者畢構侍郎爲廉察呼其兄  
弟三人以人乳食之訟者感泣而止又馬恭  
敏公作守有兄弟老而爭產不休公取庫中  
一大鏡令兄弟同照之見面龐相似鬚髮各  
皓然悟泣交相讓而出

宋檀道濟伐魏食盡自歷城還士有亡走魏者



具告之。魏人追之。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資糧有餘。以降者爲妄而斬之。道濟兵少。魏兵甚盛。道濟命軍士皆被甲。已白服乘輿。引兵徐出。魏人以爲有伏兵。不敢逼。稍稍引退。道濟全軍而返。

韋仁壽性寬厚。爲蜀郡司法。所論囚至市。猶西向。爲仁壽禮。佛然後死。

廣濟蔡河有不逞之民。不治生業。專以脇取舟  
人物爲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程顥始至。  
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  
惡。分地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  
是邑境無焚舟之患。

永樂間。韃虜來降者。多安置於河間東昌等處。  
生養蕃息。驕悍難馴。方也先入寇。皆乘機騷  
動。幾至不可收拾。至景泰時。發兵征湖廣。及

廣東西諸寇干謙奏遣其有名號者厚與賞  
犒隨軍征進事平奏留於彼於是數十年積  
患一旦潛消

莆陽一寺建大塔工費鉅萬或告陳正仲曰當  
此荒歲興無益土木公盍白郡禁之正仲笑  
曰寺僧能自爲塔乎莫非備此邦人也歛於  
富家散於窶輩是小民藉此得食而贏得一  
塔也當此荒歲惟恐僧之不爲塔耳

後漢侯霸爲淮揚太守。帝使徵詣都。百姓號哭。遮使車。臥於轍中。乞留霸一年。乃戒其乳婦。棄其子。以侯君當去。不能全也。

員半千調武陽尉。值歲旱。勸令殷子良發粟賑民。子良不從。及子良謁州。半千悉發之。下賴以濟。刺史大怒。囚半千於獄。會薛元超持節河南。讓太守曰。君有民。不能恤。惠出一尉。尚何罪耶。半千始得釋。

孫夢得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爲御史或問君  
未與二人相識何爲薦之孫曰昔人耻呈身  
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耶後二人以風力稱  
孫晚年執政嘗歎曰吾無功輔政唯薦二臺  
官爲無愧耳

孔文舉爲北海相有一人遭父喪哭泣墓側色  
無憔悴文舉刑之又一人母病瘥思食新麥  
家中無有乃盜鄰家熟麥以進文舉特加賞

異曰無有來求勿復盜也

韓魏公初年便以天下爲己任勩業崇隆晚作  
閱古堂嘗爲八詠其疊石藥園溝泉三篇卒  
章云主人未有銘功處日視崔嵬激壯懷吾  
心盡欲醫民社長得憂民病不銷誰知到此  
幽閒地多少餘波濟物來其意氣所懷固已  
見於造次賦咏之間矣

當官處事常思有以及人如科索之行旣不能

免便就其間求其所以便民省力不使重爲民害其益多矣不與人爭者常得利多退一步者常進百步取之廉者得之常過其初約於今者必有垂報於後不可不思也

吾鄉有第奉常而歸饋者迂者往來觀者闐路駢陌旣而族媼交賀卽警者亦茹耻愧謝獨鄰居一室扃鎖遠引若避寇然余怪問之愀然曰所貴錦旋者謂其得時行道庇吾鄉里

今或竊一名得一官卽起朝富暮貴之想名  
愈高官愈穹而用心愈謬武斷者有矣庇姦  
慝持州縣者有矣是榮一人增一害也其居  
日以廣鄰居日以感吾入山避之不暇何以  
賀爲吾聞而異其言因默識而謹書之凡交  
遊間必道此語相訓切

張士誠據有吳中獨楊廉夫不爲依附一日士  
誠使人要廉夫於路相見間適元主以龍衣



御酒賜士誠。士誠卽命飲以御酒。酒未半。廉夫作詩曰。山中歲歲烽烟起。海上年年御酒來。如此烽烟如此酒。老夫懷抱幾時開。士誠得詩。知廉夫不可屈也。

曲端爲涇原都統。張魏公按視其軍營中。閔無一人。公異之。謂欲點視。端以所部五軍籍進。公命點一部。端於廷間開籠。縱一鴿以往。而所點之軍隨至。張爲愕然。旣欲盡閱。乃悉縱。

五。鶴。則。五。軍。頃。刻。而。集。戈。甲。煥。燦。旗。幟。精。明。  
公。大。加。獎。異。

元。兵。大。入。賈。似。道。以。去。要。君。時。度。宗。呼。爲。師。相。  
至。涕。泣。拜。留。之。江。萬。里。以。身。掖。帝。云。自。古。無。  
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  
道。不。知。所。爲。下。殿。舉。笏。謝。萬。里。曰。微。公。似。道。  
幾。爲。千。古。罪。人。

漢。司。部。災。蝗。臺。召。三。府。驅。之。司。空。掾。梁。福。曰。普。

天○之○下○莫○非○王○土○不○審○使○臣○驅○蝗○何○之○灾○以○  
德○消○不○聞○驅○逐○時○號○福○爲○直○掾○

劉忠宣公大夏明識治體如賈太傅通達國事  
如陸敬輿質直不阿如汲長孺廉潔不私如  
包希仁忠誠懇切如司馬君實吳公廷舉謂  
古人有言憂民如有病見客似無官唯公足  
以當之

吳李果遷洛陽令嚴毅公正有進士劉兼者過

其境宿於村邸。夜聞戶外語曰。李令行事。令人破膽。我輩可於他縣血食。啓戶寂無影響。遂書壁云。狡吏畏威。縣妖破膽。好錄政聲。聞於御覽。

呂蒙正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人替罷謁見。必問有何人才。客去隨即疏之。悉分門類。或有一人而數人薦者。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其爲相文武各稱職。

實儀籍滁州帑藏。太祖遣親吏取藏中絹儀曰：公初克城時，雖傾藏取之，無傷也。今既籍爲官物，非有詔書，不可得。太祖由是重儀。

無名氏石刻云：筠山高極入穹蒼，人道虎爲殃。行人過此不曾傷，咸陽宮闕在平地。高鹿食人無數計，吁嗟苛政猛於虎。斯言垂萬古。

武宗在南京時，寇天敘以府丞署府尹，每日帶一小帽穿一撒坐堂，自供應。朝廷之外，一

毫不妄用。江彬有需索，每差人來天敘，佯爲不見。直至堂上方起坐，立語呼爲欽差，語之曰：「南京百姓窮，倉庫又沒錢糧，無可措辦。」府丞所以只穿小衣坐衙，專待拿耳。每次如此。江彬知不可動，後不復來索。

阿魯圖爲相，議除一人爲刑尚書。或曰：「此人柔軟，不可用。」圖曰：「選僧子耶尚書，詳讞刑獄，不枉人。壞法卽是好官，何用強壯爲其治知體？」

如此。

少府監裴匪躬善營利嘗奏賣苑中馬糞歲可得錢二十萬緡上以問劉仁軌軌對曰利則厚矣恐後代稱唐家賣馬糞非佳名也又匪躬在司農寺按諸苑鬻果蔬儲利佐公蘇良嗣判曰公儀休一諸侯相尚拔葵去織未聞天子賣果蔬與人爭利事得不行

鄆懋卿以總理鹽法巡行郡邑勢甚張其妻從

行。裝五綵輿。以十二女舁之。令長膝行蒲伏。至以文錦飾廁。白金飾溺器。淳安知縣海瑞。供帳疏簡。抗言貧邑不能容軒車。懋卿怒甚。然素聞其強項。亦歛威去。

羊祜職典樞要。凡謀議皆焚其草。世莫得聞。所進之人。皆不知所由。常曰。拜官公朝。謝恩私門。吾不取也。及卒。民間之罷市巷哭。祜好遊峴山。襄陽人建碑立廟於其地。歲時祭祀。望



其碑者無不流涕。因謂之墮淚碑。

張詠知益州。城中屯兵三萬。無半月糧。詠知民間舊苦鹽貴。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米易鹽。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詠度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糧運。帝聞之喜曰。此人何事不能了。吾無憂矣。

趙鼎在潮五年。杜門謝客。時事不掛口。及移吉陽軍。有謝上表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

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秦檜見之曰此老  
倔强猶昔

荆公罷相出鎮金陵時飛蝗自北而南劉貢父  
書一絕以寄云青苗助役兩妨農天下嗷嗷  
怨相公惟有蝗蟲偏感德又隨台旆過江東  
田錫爲諫議大夫疾亟進遺表真宗宣御醫賁  
上藥馳往已無及矣俄召宰相袖其表示之  
曰朕閱是表多矣非祈澤宗族則希恩子孫

未有如錫生死以國家爲慮者。與歎久之。命優其贈典。

王旦在中書。祥符末。內帑災。緜帛幾罄。三司使林特請和市於河外。草三上。旦悉抑之。頃而特率屬僚訴於宰府。旦徐曰。瑣微之帛。固應自至。奈何。彰國弱於四方。居數日。外貢併集。受帛四百萬。蓋旦先以密符督之也。

王欽若母賓古。同伴三司。一日賓古曰。天下宿

一逃之財。自五代迄今。理督未已。亡族破家。疵  
民大矣。俟啓而蠲之。欽若卽命吏理其數。翌  
日上奏。真宗大驚。曰。先帝豈不知耶。欽若曰。  
先帝非不審其弊。蓋留與陛下收天下心。真  
宗霑泣久之。遽詔有司。俾盡釋焉。欽若自此  
宸眷之厚。

宋仁宗初蒞政。問輔臣。四方奏獄。不知所以裁  
之。如何則可。呂夷簡進曰。凡奏獄。必出於疑。

疑○則○從○輕○可○也○帝○深○以○爲○然○故○終○仁○宗○之○世○  
疑○獄○一○從○於○輕○

李允則守雄州。匈奴不敢南牧。朝廷無北顧之  
憂。一日出官庫錢千緡。復歛民間錢。起浮圖。  
卽時飛謗至京師。真宗遣中人密諭之。允則  
謂使者曰。某非留心釋氏。實爲邊地起望樓  
耳。蓋是時北鄙方議寢兵。罷斥埃。允則不欲  
顯爲其備。然後謗毀不入。畢其所爲。

劉矩遷雍丘令。以禮讓化民。民有爭訟。矩引於前。提耳訓告。以爲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尋思訟者感之。

王沂公曾知審刑院。初違制之法。無故失。率坐徒二年。公請分故失。非親被制書者。止以失論。上不悅。曰。如是無復有違制者。曾曰。如陛下言。亦無復有失者矣。自是違制遂分故失。李文靖爲相。同年馬亮責之曰。外議以公爲無

口瓢公笑曰吾居政府無長才但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聊以補國耳今國家防制纖悉密若凝脂苟循所陳一一行之所傷實多儉人苟一時之進豈念於民邪

韓魏公當國遣使諸道寬恤民力既而悔之每見外來賓客必曰寬恤使者不擾郡縣否無幾皆罷去王荆公行新法使者背項相望於道荆公常言小雅第二篇便言皇皇者華故

遣使臣爲先務。二公意見得失如此。